

县城的文学力量正蓬勃兴起

雨一直下,这让董传秀犯了难。几天前,她就在微信朋友圈看到,隔壁西峡县要办文学活动,知名作家会到现场交流,还都是她喜欢的作家。可是,天公不作美,从她家到西峡县,至少有50公里。由于30年前车祸截肢,她出行一直很不方便,何况还这么远。怎么办?

9月22日一早,她还是毅然开着电动三轮车,早早来到了讲座现场。当天上午,鲁迅文学奖得主关仁山以“故乡”为主题讲了一堂文学公开课。如何塑造人物、怎样表现主题、素材如何取舍……作家的授课,真是解了董传秀的渴。“我正打算创作一部小说,已经做了大量采访,但是不知如何下笔,现在总算有些思路了。”说话时,她的脸上浮现出了笑容。

这是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作家抵达文学“县”场第三站,知名作家和文学名刊名社编辑齐聚河南西峡县,与当地读者和文学爱好者进行面对面交流。“既是文学现场,又是文学‘县’场,这个活动旨在打通文学服务基层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邱华栋指出,要让文学资源流动起来,让县城故事被倾听,让基层作家被照亮。

让文学在基层肥沃的土壤中更稳地扎下根来

不久前,在江西修水县,同样掀起了一股“文学热”。这是作家抵达文学“县”场的首站,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来到这里,与当地读者面对面交流。

李娟是当地的文学爱好者,她特意把写了三年的小说带过来。“在小县城,很少有机会能如此近距离地向文学大家请教。”当问到阿来如何评价她的小

说,李娟眼角闪着泪花,“阿来老师仔细看了我的开篇,还鼓励我要坚持写下去,这让我备受鼓舞。”

“在一个县城看到这么多热爱读书的群众,令人振奋!”阿来不禁感慨。他一一解答读者的疑问,并鼓励大家,文学的作用恰恰是让人在“快”的时候“慢”下来,在行动之前有所思考、酝酿和沉淀。手机也是一座巨大的图书馆,大家可以随时在手机上进行文学阅读。

在作家抵达文学“县”场的第二站新疆吉木萨尔县,茅盾文学奖得主刘亮程与电视剧《潜伏》原著作者龙一的文学分享结束后,读者迅速聚拢过来,排队签名。作家稍有空闲,他们就立刻抛出疑问,希望从作家那里得到答案。

龙一认为,此行的重要目的就是为基层作者“打气”。“每一个生活在这个县城的作家,都掌握着独属于自己的创作资源。关键要唤醒自己,主动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找回那种真实、粗粝而蓬勃的创造力。”他告诉读者,本土的故事、故乡的叙事,仍需要依靠真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来书写。

“推动基层文学发展,关键在于打开新视野、植入新观念,与此同时传承文化传统,持续不断创新创造。”江西省作协主席江子在接受采访时说,广大基层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渴望听到对优秀文学作品和文化经典生动而权威的解读,渴望文学名家现身说法、为自己答疑解惑,渴望作家们带来对文学技巧的传授、对地方题材作品的创作建议等,以此激发创作热情,提升文学艺术水准。

邱华栋说,在新大众文艺的浪潮

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来自县城的文学力量正蓬勃兴起,逐渐走向现代传播的舞台。他非常期待名家的分享使当代中国文学在基层肥沃的土壤中更稳地扎下根来,使中国文学的希望之树长成一片更繁茂的森林。

从文学中寻找发展新动能与成长新空间

在作家抵达西峡开展交流的同时,一场隆重的文学颁奖同步进行。

9月21日晚,首届乔典运乡土文学奖揭晓,王跃文的《家山》、陈集益的《金塘河》、李晔的《雾中河》分获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奖。

“西峡县是乔典运的故乡,他一生深耕乡土、关注农村变迁,被誉为‘南阳作家群’的一面旗帜,也是西峡文学的代表性符号。”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邵丽表示,设立此奖项为的是进一步激活文学资源,厚植文学土壤,推动文学与文旅、乡村振兴深度融合。

文学不仅是软实力,还能转变成发展的硬支撑。越来越多的县城、乡村从文学中寻找发展新动能与成长新空间。湖南益阳清溪村的文学建设,就为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清溪村建造了红色基因清溪书屋、儿童文学清溪书屋、立波清溪书屋等21家书屋,形成一片集中的乡村书屋群落。这里还建成了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目前入藏签名版图书超5万册。独树一帜的文学风景吸引了众多文学爱好者和游客前来“打卡”。

2024年,清溪村共接待游客135.36万人次,旅游收入1700.1万元。

修水县一直大力推动文旅和文学相融合,打造“诗与远方”旅游目的地。今年1至8月,修水县共接待文学相关旅游人次726.394万,同比增长20.13%;实现文旅综合收入61.18亿元,同比增长16.74%。

中国作协主席、党组书记张宏森表示,文学不仅是一项精神性的事业,也可以在服务人民、服务社会的实践过程中,获得极为具体的现实能动性与历史主动性。文学对乡村振兴的助力可以是间接的,也可以是直接的;对“国之大者”的担当可以是很宏观的、深远的,也可以是很具体、精微的。

口袋鼓起来、脑袋富起来、生活美起来,新时代农民找回了自信,也找回了热爱。在宁夏西海固,庄稼地里长出的不仅是茁壮的麦子,也是沉甸甸的文学作品。在西海固农民写作者的家里,几乎都能看到码得整整齐齐的书架,摊着纸页的书桌。最是书香能致远,通过读书写作,他们影响着自己的家人,带动家风、乡风的改变,为乡村文化注入内生动力。

“在创作的世界里,我像将军一样排兵布阵,既艰辛又快乐。精神愉悦了,生活也有盼头了,总有一个目标在前面向自己招手。”修水县文学爱好者金秋生感慨说,家乡山川连绵、民风淳朴,但至今没有通高铁,在相对闭塞的生活中,文学是他释放激情与能量的重要方式。

文学的生命力永远扎根于最广阔的现场。让文学资源抵达基层,让创作力量遍布沃野,新时代的中国文学正持续释放潜力,呈现新的可能。(光明日报)

大通炕 (中篇小说)

萨若兰



(接上期)

八

发生在哈斯身上的事,让那苏图意识到必须马上采取措施,保护家人和全村人的生命安全。于是,他召集全家人开了个炕桌会议,研究对策。

那苏图说:“通过哈斯的事,我算是看透了,要是不把日本兵赶走,咱们别想过消停日子。一会儿咱们就开始干活,把火炕改造一下,一旦日本兵进村,咱们得有个藏身的地方。粮食也得藏起来,一粒粮食也不能落到日本兵手里。”

一切部署完毕,那苏图让德力格尔通知各家各户,照他家的方法做。随后,那苏图带领家人搭炕,在里屋沿着西墙搭了长条形土炕,形成了一个容得下六七个人的封闭空间,并在一侧安上暗门。

玛尼看到搭好的火炕,夸赞道:“这炕搭得太好了,能住人,还能藏身。”

那苏图呵呵地笑着,比比划划地说:“后面这半截子是藏人的地方,不能走烟。在这底下再修个地道,直通房后,这样日本兵来了,咱们还能从这里跑到北山上去。”

月上柳梢,柳树营子笼罩在夜色中,偶尔传来几声狗吠。深夜,从县城来了一小股日伪军,像幽灵一样摸进了村里。

日本兵每到一家,咣咣敲门,又拍又踹。他们挨家挨户搜刮,闹得满村鸡鸣狗吠。村里人从睡梦中惊醒。

那苏图听见外面的动静,叫醒躺了一炕的家人。呼达古拉慌乱地下地穿鞋,毕力格还在炕上睡觉,玛尼索性抱起毕力格,拉着呼达古拉躲进炕洞。

满德日娃却很沉着,不住地安慰着

玛尼和孩子们:“别害怕,没事的!”

那苏图让两个弟弟也躲进去,但乌日图和德力格尔不肯钻进炕洞,各拿了一把枪,站在里屋门后。

那苏图家的木门被敲得山响。那苏图看女人孩子已藏好,便把盒子枪别在腰间,不慌不忙地去开门。

日伪军这次来了十几个人。一个蓄着仁丹胡,五短身材的日本军官带着几个兵进屋就开始四处乱翻乱砸,像饿极了的狼。

那苏图不慌不忙,沉着上前问道:“太君,这半夜三更的,你们有啥事儿?”

日本军官虎着脸说:“你的,缴税的有,有粮食的,统统地缴上来!”

那苏图说:“我家就剩一只大公鸡了,你们拿去吧!”

为了引开敌人,那苏图主动打开鸡舍让他们看。日本军官拿着手电筒往里晃了晃,看到里面确实有一只公鸡,便命令一个日本兵拎起鸡翅膀往外拽。没想到,这只大公鸡拼命挣扎,竟在日本兵的手背上拉了一泡屎。日本兵一松手,公鸡咯咯地叫着抖起翅膀,飞落在地上。公鸡因为天黑看不见东西,到处乱蹿,还借着手电筒的光亮飞了出去。几个日伪军立马去追,一直追出了院子。

那苏图看他们走远,长长地舒了口气……

第二天一早,乌日图和德力格尔上山砍柴去了。那苏图则在家里制作板凳,玛尼扎着围裙在厨房忙做饭,两个孩子在猜谜语。

呼达古拉考弟弟:“红嘴,扁腰,尾巴撇,房上高。你说是啥?”

毕力格脱口答出:“太简单了,是火炕!”

呼达古拉兴奋地叫好:“哈哈……算你聪明!”

这时,一阵嘈杂的脚步声打破了柳树营子的宁静,由桑布王爷带路,阿部虎男带领的一群荷枪实弹的日本兵闯进村子,并把村人都撵到村西头集中起来。乌日图和德力格尔去山上干活儿没回来,那苏图夫妇带着一双儿女,还有满德日娃随大流地和村人站在一起。

桑布王爷扯着破锣嗓子喊道:“老乡们,现在煤矿缺人手,大家有力出力,为实现大东亚共荣作贡献!煤挖出来,我们烧不愁,吃不愁,干活有衣裳裤子穿,有白米饭吃,还给工钱……”

那苏图在下面和玛尼用蒙古语低声道:“哼,净扯淡!这帮土鳖玩意儿!”

玛尼说:“煤挖出来才不会给我们烧呢,骗人!”

人群中也有人悄声地骂道:“桑布王爷这个瘪犊子,专吃窝边草,都不如一只兔崽子!”

不管桑布王爷怎么喊,就是没人响应,他接着叫喊:“现在点名了啊,点到名字的站到前面,一会儿就跟我们走!”

阿部虎男向一个胖翻译点了头,胖翻译便开始点名:“孙占荣,有没有?”

孙占荣站在人群里,低头不语。

桑布王爷目光往人群里一扫,像找到金子似的喊道:“孙占荣,叫你呢,出来!”

可是,孙占荣就是不出来。一个日本兵把他推向前排,他甩了甩肩膀才站定。

接着,桑布王爷叫到了那苏图的名字:“那苏图!”

桑布王爷看那苏图纹丝不动,让日本兵把他推搡到前。那苏图怒目圆睁,奋力挣扎,骂道:“土鳖玩意儿,放开我!”

桑布王爷一听那苏图出言不逊,威胁道:“那苏图,没能耐别和皇军滋啦,要不有你好戏看,皇军有的是枪炮!”

紧接着,桑布王爷又念到了乌日图的名字:“乌日图,乌日图!”

胖翻译连喊两声乌日图的名字,没人答应。桑布王爷在人群里扫视半天,发现乌日图确实不在,示意接着点名。

胖翻译高声喊道:“德力格尔……”

同样没人答应,桑布王爷就问那苏图:“那苏图,你的两个弟弟咋都不在?”

那苏图回答说:“干活去了!土鳖玩意儿,把别人都放了,我一个人去!”

玛尼上前拽住那苏图的衣服,试图阻止他。她刚向前迈起步子,桑布王爷就冲到人群里把她薅出来,啪啪搯了她两嘴巴,她的腮帮子立刻红肿起来。

那苏图强压怒火大喊:“桑布,你一个男人,对女人下手,有能耐冲我来!”

桑布王爷被那苏图咒骂,很没面子,气恼地薅住那苏图的衣领狂叫:“走!你得替你家亲戚袁海林顶罪,等我抓到他,连他一起收拾,新账老账一同算!”

日本兵把那苏图和孙占荣等十几个男人捆了起来,押着他们下了山。

乌日图和德力格尔用马驮着柴禾往山下走,迎面遇到李伊凡先生。他说:“我是来找你们的,日本兵在抓劳工,把你大哥抓走了,你们的名字也在册,先别回去了。德力格尔,你快骑马去骆驼山,把高连胜他们请来解救乡亲们,快!”

德力格尔卸下柴禾,骑马飞奔而去。

高连胜得到消息,立即组织义勇军战士向柳树营子飞奔。他们突然袭击,吓得敌人坐着三轮摩托车,押解着那苏图、孙占荣等村民飞快逃跑了。(待续)